

小小小说超市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银婚

□陈毓(陕西西安)

今天,男人女人都在家休息,中午,他们做了午饭,只等米饭稍焖一会儿,就可以炒菜了。

结婚二十五年,他们两个从不会做饭的人变成会做饭的人,各自还学会了几道拿手菜。比如,男人红烧肉做得好吃,每回把肉盛到盘子里时,他都要先尝一块,然后立即给自己点赞:“哎呀,香死了,真是香死了。”肉油汪汪的,他夹一块到嘴里,忍住烫,抿紧嘴唇,以防汁水溢出,嘴里呜呜着,连说:“香、香,你尝、你尝。”他挑一块看上去形状、色泽都格外好看的肉送到她嘴边,她有时候接,有时候不接,有时候说一句“挺香的”,有时候什么也不说,但这都不影响他做红烧肉的热情。

至于女人,她做的熊掌豆腐、西红柿炒鸡蛋,他吃过、看过,他用同样的材料学着做,却总做不出她那个味儿。他会感慨地说,还是你做得好吃。此外,女人做蒸面、包饺子,他每回端着碗的时候都要发出和吃自己做的红烧肉一样的感慨:“哎呀,香死了。”

他们都在家的时候,做饭会比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更用心,会多炒几个菜。谁炒菜呢?可能是男人炒,也可能是女人炒。如果是男人爱吃的肉多些,多半是男人炒,他一直认为她炒肉不香是因为她不爱吃肉,从心底排斥肉的原因。

某一次,他们去一个湘菜馆吃饭,他恰好坐在带玻璃窗的厨房边上,看见厨师一边烹制菜肴一边吞咽口水的样子。他一点儿也没笑话厨师,相反,那顿饭他吃得欢乐无比,他对那个厨师充满了好感,对那个餐馆充满了好感,就凭那一下下吞咽的口水,他觉得这个店的食材和厨师的手艺都毋庸置疑,他说下次我们再来,带朋友来。

素菜多的时候,女人会去炒,因为她觉得他放盐太重,会减弱菜本来的清鲜。

这顿午饭,有他爱吃的肉,也有她爱吃的鲜百合,荤素搭配比例是一半对一半,他去炒菜,或者她去炒菜,或者他们各炒一半,都行。然而,在蒸米饭的时间里,他们吵架了,吵架的理由依然是需要过后回想才能想起来的那种,想起来了,多半会在心里叹一声:真无聊。

米饭蒸好了,他们谁都没有先去炒菜,他等了一会儿,又一会儿。不见她动,他就去炒菜了。炒好了菜,端上桌子,他喊她:“吃饭喽——”她没理他。他就自己吃了。这个中午,他吃了计划中的米饭,她另给自己煮了面,一碗清汤挂面。

直到晚饭前,他们都没搭腔,因此,他们没法确定谁去做晚饭,谁做饭、做啥饭才会做到对方心里,能给彼此找个台阶,使双方重新回到和平的世界。这天晚饭,她用中午剩的米饭加胡萝卜做了蛋炒饭,只做了一碗,一个人吃起来。他看了看,去给自己煮了一碗面,近似于她中午做的清汤挂面。

想一想,这一天,他们都吃了米饭和面,只不过,他们是分开吃的。

这天很晚的时候,他们还是一起去了楼下的花园。平时没什么特别的事情,只要天气适合,他们都会在晚饭后去楼下的花园散步,多年如此,成了习惯。于是,她换鞋下楼的时候,他也换了鞋跟着。

这一次,照例是他隔着一段距离抽了晚上的最后一支烟。尽管他每回都紧走几步拉开和她的距离,以使烟气熏不到她,但今天,花园里的花儿香喷喷、湿漉漉的,反衬得他的烟味格外呛人,她怎能闻不到呢?闻到了,在今天,她是不会说什么的,一个字也不说,心想,就这样吧。

【点评:喜荤喜素,各有所爱。平淡无奇,日子就这样过。过得好与不好都懒得说了,你的日子呢?】

醋泡花生

□陈振林(湖北荆州)

才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,一进门就喊:“妈妈,我要吃醋泡花生。”

“怎么泡啊?”妻子温和地问儿子。

“一碟子花生,三分之一的黑醋。”儿子说。

才七岁的儿子,怎么就知道三分之一是多少呢?我来了兴趣,于是问他:“去年,我让你吃几颗花生你都不吃,这会儿怎么突然想着吃醋泡花生生了?”

“吃醋泡花生好啊,美容提神,降压减脂。”儿子很有一套地回答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我又问。

“马老师在班上说的,美容提神,降压减脂。”儿子又重复了一遍。

正好,我送儿子到学校,见到了他的马老师,就问起了醋泡花生的事儿。二十来岁的马老师突然来了精神:

“吃醋泡花生好啊,一碟子花生,三分之一的黑醋,美容提神,降压减脂。”我连连点头:“吃醋泡花生,真是好,真是好。”

其实,我是不喜欢吃醋泡花生的,因为我不喜欢黑醋的味道,觉得很刺鼻,但我也经常吃醋泡花生。我在单位是办公室主任,只要陪着王局长公务用餐,就会为他点上一份醋泡花生。

快六十岁的王局长每次都会对我说:“吃醋泡花生好啊,一碟子花生,三分之一的黑醋,美容提神,降压减脂。”

我好像也喜欢上吃醋泡花生了。

【点评:你的喜好就是我的喜好,只是谁影响谁呢?又为什么被影响呢?】

想听鸟叫

□郑志玲(江苏淮安)

小娟带着她母亲来找我。

“哥,我妈现在失眠越来越严重,整夜整夜睡不着。这可怎么办?”

小娟的母亲患了老年痴呆,由姐弟兄一家一年轮流照顾,这回到小娟家已经半个月了,我和老婆去看望过两次。

“知道我是谁吗?”我问老人。她看着我,不说话,忽然像孩子一样,摘下我的眼镜给自己戴上,还摇着头冲我笑。

“也许她刚到城里,还不适应,要不,换个她熟悉的环境看看!”我建议。

小娟觉得有道理,带着母亲走了。过了十几天,小娟又打来电话,说她母亲换到了弟弟家,症状还没有好转。

“为了让她睡着觉,弟弟把家里的一间房腾出来,照着乡下老家的卧室布置,物品摆放啥的简直一模一样,连她

睡的床也给拉过来换上了,可她夜里还是睡不着。”

我想了想:“你母亲以前的房子有啥特点?除了室内布置,外面呢?”

“外面?房子周围有很多树,树上有很多鸟,母亲每天傍晚都会去喂鸟。”

“要不,你找几只夜莺挂在她窗外试试!”我又建议。

第三天,我刚到办公室,小娟就跑来开心地说,她母亲夜里真的睡着了!

“原来,她只是想听鸟叫!”其实,小娟哪里知道,自从她父亲去世后,是我父亲每天在照顾他们,怕人说闲话,父亲每次去送东西时,都会学几声鸟叫。

【点评:不是对鸟叫的牵挂,而是期待心的沟通。】

绘图 雅琦

